

# 青春唯美的模样

□ 郭军红

这是关于他和她的真实故事，虽没有千转百回、荡气回肠故事情节，却也感动着他们身边的每一个人。

他和她从相识、相恋直到走入婚姻的殿堂，经历了十三个年头。

他和她相识是中考过后，秋季入学之时。那一年，两个人分别从市区不同的初中学校毕业后，以同样的中考佳绩，考入市里最好的重点高中，并且分到了一个班级。由于中考某门课的成绩突出，理所当然地，他成了班里的物理课代表，她则担任了语文课代表。

十五六岁的花季，稚嫩写在脸上。这个年龄的少男少女，对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事物都充满着向往和期待。他们俩在互相学习、互相探讨、互相交流中，暗自较劲，慢慢地滋生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他们一起解析数理化的推演步骤，探讨写文成章的体会时，学习成绩不断刷新，始终居于年级、班里前列，彼此默默在心里种下了一份美好。

高考前的一个晚上，他给她写了一个纸条，将她约到了学校操场的一隅。两个人相向而站，站了好半天。最终，还是他率先开口，对她说，我喜欢你！他说出这几个字后，两个人都能感知到对方的脸颊在发烫。她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好似在心里说，我也是。后来他又说，哎，我们可以不可以报考同一个地方的大学……而她只是默默地倾听，偶尔点点头，或者嗯嗯两声，算是回答。

随着高考结果的揭晓，他考入解放军理工大学（现在的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她也被南京森林警察学院（现在的南京警察学院）录取。金秋时节，两个年轻的身影，彼此靠近的心，带着对大学美好生活的翘盼，同赴金陵城。

大学期间，繁重的课业学习，严格的军事化管理，高强度的训练演练，始终伴随着他们的学习生活。有的时候，她想给他打个电话，他却在进行五公里越野训练。有时他想给她联系，她却在参加野

外实训课程……从他的学校到她的学校，虽仅有十公里的距离，但一个月也见不上两面。原因是军校学员只有周末才能外出，而且是轮流请假外出。每个人每个月只有一至两次的外出机会。她也去过他的学校两次，可是每次去，他都在和同学战友们在教室里或者体能训练场上忙碌着，和她说话的时间都没有。好在他和她都理解军校、警校严格管理、严格要求的特性。四年大学生活，他和她少了花前月下，却多了忠诚信赖；少了卿卿我我，却多了心心相印。有道是：“有爱在心中，又岂止在朝朝暮暮。”

毕业时，他分配到了驻鄂北某野战工程部队，她分回到了老家公安局，从事出入境管理服务工作。他天天活跃在演训场，体现着自己的军人价值，用泥水、汗水浇灌着脚下的路。她在公安业务窗口，用真诚的微笑、热情的服务为群众签发着一张张、一本本出境入境的签证、护照。他和她，一个是在部队献身使命，矢志强军；一个是在地

方竭诚为民，暖心服务。特殊的职业，特殊的使命，特别的奉献，让他们在不同的赛道上踔厉拼搏，不断奔跑。一年一度的休假，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光，也是“鹊桥相会”的最佳时刻。

去年国庆节，他和她在军营里参加了部队为官兵举办的集体婚礼。在婚礼现场，身着军官礼服，高大帅气，面庞由于长期野外训练呈现古铜色的他，双手紧握身披婚纱的她，四目互凝，彼此眼中皆是满满的爱意。两人耳旁仿佛响起了《再度重逢》那首歌：“简单爱你心所爱，世界也变得大了起来。所有花都为你开……”。

在婚礼现场，当战士们鼓掌欢呼响起时，羞涩的她红了眼睛，湿了眼眶。她知道，未来的自己，未来的军嫂，将扛起工作、家庭的双重重担，用双倍的付出去支持自己的丈夫。他也知道，他们将共同面对即将到来的一切。他更坚信，两个人四只手必会稳稳托起属于他们自己的那片天。

（作者单位：定州市公安局）

# 故乡野菜情

□ 刘兰根

小时候的春天里，拿糕几乎是家里每天的主食，苜蓿拿糕、榆钱拿糕、笨槐叶拿糕、洋槐花拿糕，能用来做拿糕的野菜，母亲能一直做到夏天。拿糕学名蒸菜，很多地方俗称苦累，当菜又当饭。

父亲的生日是在初夏时节。有一年，我从县城中午下班后，匆匆骑自行车赶去老家给父亲过生日，进门后大约12点半了，我以为能正好赶上晌午饭，添上我带来的肉食，给父亲一个惊喜。进门后见母亲正收拾桌子，见到我来，母亲很惊喜，说父亲刚吃了拿糕去后院睡觉去了，我不免埋怨母亲说：“天天吃拿糕，俺爹过生日怎么还吃拿糕，也不等着我回来。”说着说着我委屈的泪水就哗哗流下来。母亲对我好言相劝，说父亲一早就出去出诊，早饭都没吃，快中午才回来，正好有蒸好的拿糕在锅里，不凉不烫的，两人就一人吃了一碗准备睡觉去了。为了安慰我，母亲又拿起铁锅放在炉子上，重新做了长寿面，把父亲喊起来，父母都很高兴地陪着我吃了一碗面。我的心中五味杂陈。父亲母亲都是从小过苦日子熬过来的，他们都没有好好给自己过过一次生日，有时候赶上节气原因，父亲的生日就恰好赶上麦收，他的生日不但没有办法好好庆祝，还要干收麦的重体力活。好不容易过上了丰衣足食的好日子，父母又先后患了糖尿病，为了控制血糖，野菜拿糕又成了主食。中午守着火炉做饭很热，也很呛，煤气灶就在旁边，可是母亲总是舍不得用。

又几度春秋后，父母先后故去，开始的那几年我不能想野菜拿糕的事，内心总是隐隐的疼痛。十年过去了，不知道为什么，我也开始蒸拿糕了。菜店里早就有苜蓿和面条菜，这是我常买的菜。有空时我更喜欢到老家和附近的村庄砍野菜。老家有一处闲院子，长满了嫩绿的荠菜，我推开大门，棵棵荠菜贴地而生，在阳光下闪耀着春天的光芒，给岁月斑驳的蓝砖房子和黄土地的老院子带来了生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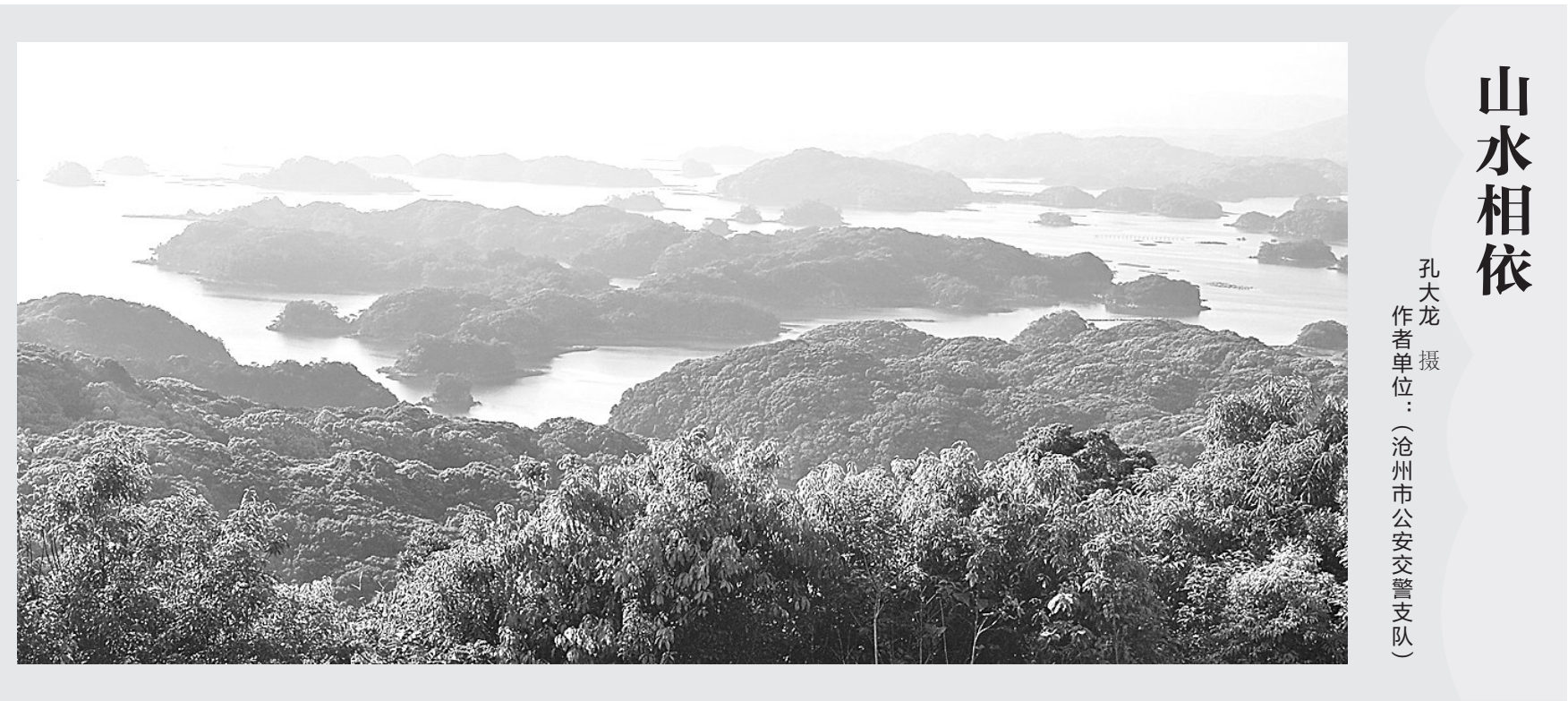
村南的树地里有零零散散的苜蓿，苜蓿的生命力特别顽强，虽然主人把苜蓿全部铲掉种植了树木，但是仍有一些遗落的苜蓿随着时令生长。回到幼时的砍菜时光，那时候砍野菜是每一个孩子的任务，放学后、星期天，不用大人吩咐，自觉就会背起筐头、拿起镰刀去田野砍菜。兴奋的心情像是春游，双脚站到筐的两侧，或正背、斜背，不断变换姿势，觉得特别惬意。

田地里的野菜虽多，并不都是密密麻麻，好几个人一块去砍菜，每砍一棵常常要走不少的路。那些沟沟坎坎我们蹚过了无数遍，哪一片土地肥沃、哪一片土地盐碱，我们都了如指掌，甚至为了好奇，结伴一起去到很远的地里，那片远处的野菜地仿佛就是我的外面的世界。

每次回家前，都要把筐头装满，用脚踩几次，有时还要勒上绳子，装到更高，才满意而归。背回家的野菜主要是喂猪，因为猪是全家主要的经济来源。从背回的一筐筐野菜中我仿佛看到了过年的新衣。挑一些嫩的野菜做饭吃，青青菜拌上玉米面蒸拿糕，有清热去火、凉血止血的作用；曲麻菜焯一下，加点盐和香油拌拌吃，有清热解毒、祛瘀止痛的作用；嘟噜酸直接凉拌，有清热燥湿、软坚散结的作用……在田野里，我们常常揪几根嘟噜酸直接放进嘴里，酸滴溜的，生津止渴。民间常说“青青菜，嘟噜酸，赛过小儿安。”

故乡的野菜曾经陪伴了父母的一生。那质朴的模样和味道，承载的是思念，是乡愁。

（作者单位：衡水市冀州区公安局）



## 山水相依

孔大龙 撰  
作者单位：（沧州市公安交警支队）

# 追思母亲

□ 赵春莉

岁月匆匆。母亲离开我们快三个月了，但那些与母亲共度的美好时光仿佛就在昨天一样，那一抹身影早已经深深镌刻在我的心底。每当想起母亲，心中总会涌起一股暖流，让我感受到了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

妈妈离开得很突然，短短十几分钟的时间，就天地相隔。母亲走的时候面容安详，就像睡着了一样。我多希望，她只是累了，睡醒了，会笑着对我说：丫头，妈妈醒了。可惜，只是一场梦，梦醒了，泪水湿了枕巾。

和爸爸一起收拾妈妈的遗物时，我看到了一件她曾精心织制的毛衣，我的脑海中浮现出，让我难以忘怀的场景，妈妈戴着老花镜，

一边织着毛衣一边笑着对我说“你怎么就没继承我的手巧呢”，我当时笑着回“俗话说得好，手巧妈懒女儿……”泪水划过脸颊，我将毛衣收入怀中。口中不禁喃喃着：妈妈，我好想你。在我印象中，妈妈是个心灵手巧的人，我儿时的衣物，冬天的棉衣，秋天的毛衣，夏天的小裙子，当时，城里时兴的样式，妈妈只要看一眼，做起来就能得心应手，做出来的衣服丝毫不比商场里卖的差。当时，父母手头拮据，除了日常开销，根本没有钱能买台缝纫机。所以我和哥哥的衣服都是妈妈一针一线缝制出来的。儿时的我，只盼着能穿上漂亮的衣服，却忘了那是妈妈在工作之余，忙碌过后，点着微弱的灯为我们赶制出来的，衣服上的一针一线都写满了妈妈对我们无尽的爱。妈妈在灯光下

为我们缝制衣服的情景，成了一道温暖的光，永远镌刻在我的心底深处。

星辰淡夜，一弯朦胧的弦月映在柳梢头，引我赴一场妈妈为我编织的相聚，我窝在妈妈温暖的怀抱时，是那么幸福！突然梦醒，我听到自己灵魂深处的泣响，干涸不了的泪痕，不停地淹没了脆弱不堪的心绪。我将所有深情倾注在夜幕下，一颗颗星星闪烁着光芒，离我最近最亮的那颗星，突兀地照亮着我的心。我想，那一定是妈妈吧，她没有走远，而是在天空一直默默地守护着我。

我想起妈妈曾经和我说起过的话：“傻丫头，我知道，其实总会有那么一天的到来，而我們不该总想着未来的那一天，那样只会徒增绝望。我们要珍

惜的是，我和你有温度的现在。”泪水顿时湿了我的眼眶。我想起妈妈的手温柔地抚过我的发丝，那一句我的女儿也长白头发了，让我不禁感叹生命更迭。其实，我知道，我们每个人都逃不过生老病死的循环命运。我却依然舍不得，舍不得她的身影，舍不得她温和的微笑。

“黑黑的天空低垂，亮亮的繁星相随，虫儿飞虫儿飞，你在思念谁。天上的星星流泪，地上的玫瑰枯萎……”耳畔传入的歌词，让我不禁再一次泪流满面。我的目光望向天空，天与地相隔，让我更深入地懂得了这份亲情的重量和难舍之情，我轻声对着天空说，妈妈，你要好好的，我也要好好的。

# 那一次处警(小小说)

□ 韩秘宝

微风把天空洗刷得一片蔚蓝，云彩也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只有斜挂在东方的太阳眨着又大又圆的眼睛，满脸红晕的、金光灿灿。我和同事老刘身着藏蓝色警服，全副武装的、挺胸昂首并排走在大街上，银色的肩章连胸前警徽、警号都闪耀出金黄色的光芒。我们坚定地走着，眼睛巡视着四方。

“警察同志，三轮车肇事逃逸了！”一个女人惊恐声音传来。我和老刘顺着声音转头望去，秦皇大街左侧人行道上一个人戴着墨镜、穿着花布棉袄的中年女人倒在地上，她的身旁，一辆半新不旧的白色电动车也陪着她仰躺在地。那倒地后还呼呼旋转着的轮胎，似乎在配合女人诉说着被撞倒的不幸，有点和主人一唱一和、患难与共的样子。

我瞬间明白了，是刚才那辆逆行而去的红色三轮车刮倒了她的电动车后不但没停还仓皇逃逸而去！

看着女人眼巴巴求救的眼神，我迅速下定追捕逃逸三轮车的决心。我嘱咐老刘留下查看女人的伤情，维护好现场秩序，自己则甩开双腿三步并作两步地追了上去。

这是港城大街最繁华的地段，又赶上星期天，路上车水马龙，人群熙攘。

艳阳高照下的街道上，我跑了几百米后就开始热汗直冒。百米外的红色三轮车仍然在人行道上逆行着，司机通过后视镜发现我边示意他停车边疾步追赶后，并没有停下的意思，还加大了油门一路向前横冲直撞，吓得行人们纷纷躲闪。

到了一个拐弯处，三轮车不得不慢了下来，我趁机鼓足力气飞奔过去，三步、两步、一步，眼看就要抓住门把手了，三轮车却一个急转弯跑上了大马路，开始顺向疾驰。

就这样它跑我追，我追它跑。红色三轮车司机也许心怀侥幸，认为凭着正常人的体力、耐力和速度，我不可能追

上他的三马子。所以，他好像在不紧不慢地“戏耍”着我。最终，红色三轮车司机被我的紧追不舍和惊人“跑力”惊呆了，他被堵在拥堵路段再也没敢横冲直撞，甚至熄灭了发动机，等待我的抓捕。

“警察同志！你也太能跑了！”司机是个戴着太阳镜，浓眉大眼、虎头虎脑的年轻人，见我大汗淋漓、气喘吁吁地上了他的车，并命令他开回肇事地时，他不得不摘掉太阳镜，低眉顺眼地说起软话。

“知道我为啥追你吗！”我边擦汗边说。

“不知道！”他一脸无辜的样子。

“你敢说你不知道？”我双眼圆睁。

“哦，知道了，是我在人行道上逆行！”他故意避重就轻。

“你为什么在人行道上逆行！”我连续追问。

“从火车站拉了个人，想走近路来着！”他继续故意狡辩。

“看来你是不想说实话啊！路上到处都是公共视频，你想编是编不过去

的！”

“哦，我错了，警察同志！”也许警告起了效果，沉默了好一会儿后他终于开了口。

“你错在哪了！”我跟踪追击。

“我刮碰了电动车了！”他终于败下阵来。

“刮碰了电动车你还跑！”我不给他喘息的机会。

“我怕赔她钱，还怕她讹诈我！”他终于说了实话。

“唉，啥都不说了，开回去再说！”我命令道。

十几分钟后，我押着红色三轮车回到了肇事地。只见已经站立起来的戴着墨镜的花衣服女人颤颤巍巍地上前握住我的手，说了句“谢谢”后，便怒气冲冲地分众众人，挥着拳头冲到三轮车跟前，大家本以为她要对三轮车司机大打出手的时候，女人却愣在了那里。

“怎么是你，这不是我大侄子吗？”女人的嗓门很高，她的话把围观的群众

瞬间震得鸦雀无声。

“大姑！”三轮车司机也认出了摘下墨镜的女人。

两个人说着竟抱头痛哭起来。

“大侄子，你下来给好心的警察道个歉，这事就算了吧！”女人止住哭，用纸巾擦擦自己的泪，也擦擦男人的泪。

“大姑你身体没事吧！”男子关切地问。

“你刚才刚蹭了我的电动车，并没碰着我的身体，大姑没事！”

“那，大姑，我去和追我的警察打个招呼，道个歉！”

女子走到我面前求情说：“警察同志，您看我也没事，车也没事，就让我侄子走呗！”

“先别走！”闻讯赶到现场的交警对男子教育了一番。男子听完后说：“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今后一定注意。”

我和老刘也对男子嘱咐了几句……最后，姑侄两人顺利离开了现场，大街上又恢复了以往的热闹。



AI 制图:张世杰